

☆下海与否：包围圈内的骚动

☆下海路标：入口处的生命走廊

☆下海三味：真心真话讲下海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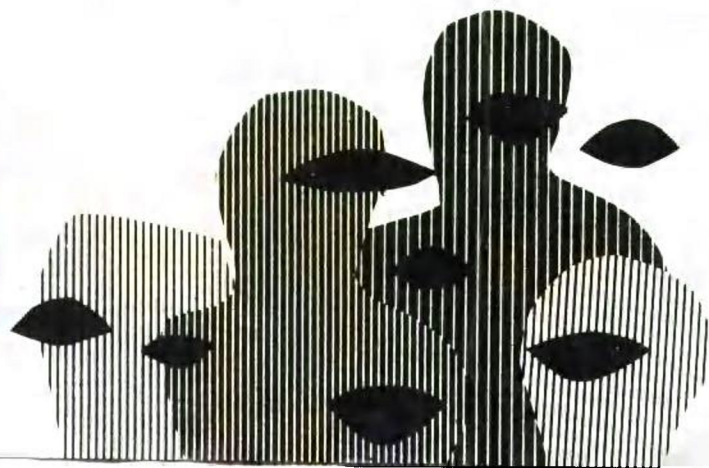
下海

☆下海翘楚：沉舟侧畔远航的人们

☆下海指南针：道中有道愿君入道

●东 湄 著 ● 云南大学出版社

中国人的突围



东
湄
●
著



下海

中国人的突围

云南大学出版社

滇新登字 07 号

责任编辑：刘存沛 张永宏
封面设计：王玉辉

下海：中国人的突围

东 湄 著

*

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校内)

武汉大学出版社印刷总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25 字数：250 千

1993 年 4 月第一版 1993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20000

ISBN 7-81025-281-X/C·4

定价：6.80 元

下海

中国人的突围

东湄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下海与否:包围圈内的骚动	1
▲ 好男儿何必不下海	2
▲ 大步朝前是为人格独立	14
▲ “回也不改其乐”的惨逝	25
▲ 滚滚商潮下的“官本位”震荡	33
▲ 对下海挣钱的种种说法	41
第二章 下海路标:人口处的生命走廊	47
▲ 年轻的大道要认准	48
▲ 欲善其利,先善其“器”	54
▲ 以人为鉴,战胜自己	60
▲ 指一条大船给你	73
▲ 送一把好桨给你	85
第三章 下海三味:真心真话讲下海真情	93
▲ 我是怎么走过来的	94
▲ 我伴着老板如伴“虎”	102
▲ 我遇到的事有黑有白	108
▲ 我有了钱并没找到一切	136
▲ 我有一种独特的心境	141
▲ 我喜欢挑战中的那份刺激	164
第四章 下海翘楚:沉舟侧畔远航的人们	167
▲ 从 200 元到 80000000 元	168

▲ 目标:成为伟大的商人	174
▲ 辞职尖兵的行动轨迹	179
▲ 脚下自有通天路	186
▲ 得来全需费工夫	204
▲ 天高地广,大道悠长	209
第五章 下海指南针:道中有道愿君入道	231
▲ 该你知道的必须知道	232
▲ 心态上应做个全新的人	274
▲ 怎样做人才会发财	280
▲ 坚挺的域外参照系	299

第一章

下海与否：包围圈内的骚动

- ▲ 好男儿何必不下海
- ▲ 大步朝前是为人格独立
- ▲ 回也不改其乐的惨逝
- ▲ 滚滚高潮下的“官本位震荡”
- ▲ 对下海挣钱的种种说法

好男儿何必不下海

“下海”是当今最畅达的字眼。“下海”如红彤彤的太阳悬在共和国的上空！

必须看到，当今的商品经济风暴正以前所未有的威力横扫社会的每一角落。金钱这一巨大的车轮，以毫不容情的面孔，正在碾碎中国土地上最后的封建等级。“没有钱，便没有脸。”国人几乎在一夜间被此话洗心革面。它给每一个中国人注入了一股活力，一种渴求，也给每一个中国人带来了不安、躁动和新的欲念。

一阵高过一阵的经济风暴，把原本就倾斜的知识界乱得摇摇晃晃。当代的青年知识分子正在经受着史无前例的嬗变和阵痛。如果说当 1984 年第一次经商热涌入知识分子群体时，知识界仍有相当稳定的基础，仍有众多自甘清贫苦寒的读书人，吟哦“陋室铭”，对钱嗤之以鼻的话，那么今天众多的青年知识分子，在金钱驱动起来的社会车轮滚滚碾来的时候，再也耐不住苦读的寂寞和虚幻的理想光环，纷纷拍案而起。在经济这一大导演的指挥下，在五彩缤纷的社会大舞台上，演奏着自己的进行曲，或激扬，或低沉，或哀怨，或悲壮。

“告诉你我等了很久，告诉你我最后的要求，可是你总是笑我一无所有……”。这首 1988 年流行于大街小巷的老歌，怎么也没想到会结结实实地应验到知识分子身上。知识分子们先是歇斯底里地吼叫一阵，后是听得如坐针毡，大汗淋漓，既而他们终于认识到那个当初他们不屑一顾的“经济利维坦”已悄然地把他们带到了赤贫的边缘。

当街上那些大款们直嚷嚷我们穷得只剩下钞票的时候，大多数的学子们却正用缜密的大脑划算如何将三餐饭的价格组合为一块八毛钱的帐目，阮囊羞涩成了青年学子们最大的通性的恐惧。

一个春季的夜晚，我应邀参加一个每周一次的哲学沙龙。在一间 16 平方米的单身汉宿舍里，挤着 4 位满脸带有哲学沉思味的读书人。房间里终日散发着劣质烟味、霉味和浑杂的酸臭味。一走进门，他们便告诉我，他们还约请了其它几位同学一起来聊聊当前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

各自坐定，书桌当酒桌，每人面前有了一杯用饭碗装盛的啤酒。随着湖北佬的一声“苟富贵，毋相忘”，大家半喝半洒地一仰而尽。

“砰”东北大汉抬手将搪瓷饭碗倒扣在桌上，吼到：“都什么年头了，我们还过得这般狗模鼠样，读书，读书，读个球！再这样下去，我们穷得就剩下哲学名词了。”

“哲学名词有个鸟用，又不能当饭吃！”这位曾用当一个月汤司令的代价去换取《西方哲学文库》的湖南毛头冷冷地道，“当今是商品经济时代，我们学文史哲的只有眼睁睁地看着别人发财的份。我真傻，我为什么当初要选哲学这一专业，而且一错再错地读到今天。”随后便是一连串的祥林嫂式的喃喃细语。

“傻就傻到底吧，我们现已确实沦落到乞丐的地步了。我看这是临产前的阵痛吧。”老王，致力于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的夫子，平缓略带深沉的语气道。

四川瘦子倏地指着老王：“你真是老夫子，现在的乞丐哪个不比咱们钱多！临产前的阵痛，哼，你就等着吧，看你的狗窝等到猴年马月才能变样，看施蒂纳倒掉的酸牛奶会不会给你那喝稀饭的小康德。”瘦子又刷地抽出一支“玉笛”，“我们为什么只能抽这种劣质烟？我们又为什么身上只能穿着这不入流的衣服？雀巢咖啡是什么滋味？卡拉 OK 又是什么情调？这些究竟是为什么？只有一个

字：穷！”一连串的发难憋得瘦子满脸青筋暴突，双眼通红，犹如一头被激怒的公牛。

穷，这个富有象征意义的汉字，几乎在一夜间把众多满怀豪情，激扬文字的青年学子打翻在地。随着商品经济浪潮的势不可挡，青年学子们彻底地意识到了这个字的底蕴。一位博士生给我写信道，我深刻地感受到（甚至是“注射式的”）当今全国都处在躁动之中。昨天还是一种新的顿悟出的思想，今天就会变为某些地方的行动，似乎人们都在跑步参加“第二次土地改革”，以重新划分自己的阶级成份。但与第一次土地改革相反的是，人们现在以当 Boss 为荣，而沦为贫农则成为人们普遍的心理压力。

穷则思变，变就得有路可走。天涯茫茫，天路可循。这是笼罩在众多青年学子头上最深沉的困惑。一方面，商品经济风乱遍整个中国大地，不同的人们以不同的方式纷纷下海竞显风流，形成一种强烈的诱惑氛围；另一方面，这些青年学子困在书堆里埋首太久，对轰轰烈烈的经商风暴，先是抵御、愕然，后是头晕目眩，心理定势一时难以逆转，继而便有被社会遗忘的失落感。他们痛感自己像玻璃窗上的苍蝇，前途光明，走投无路。

转移是迷茫的，因为面对着的是一个极度陌生的世界。

许多青年知识分子正是处在这样一个“两难选择”的十字路口上。

价值的信念是一人从事某种行为活动的主要依托。而价值和信念的改变，则意味着一个人的行为将产生巨大的嬗变。

商品经济的大潮冲击，对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原来比较恒定的认识结构产生了巨大的震荡。

A 君，一位专攻古典文字的青年教师，一向矜持庄重，对某专业可谓情有独钟。自硕士毕业后，他千辛万苦地撰写了一部二十余万字的专著。可是多年了，他的专著终因效益不佳而不能付梓，只

好把它放在床底下任凭老鼠和臭虫们去阅读欣赏了。A 君的妻子是一位典型的东方女性。当怅然望着家徒四壁时，妻子便会轻柔细语地安慰、开导他：没有电视机，我就不看电视；没有电冰箱，我就天天上街买菜；没有洗衣机，我就用手搓……。这给了 A 君一次次的振作。不幸，自他们的爱情结晶诞生后，家庭经济危机暴发了。

一天，他那远在福建开服装店的小舅子顺道来看他们，一进门便道：“都九十年代了，你们家还像狗窝，跟我走，一年脱贫致富。”

在昏暗的茶室里，A 君很痛苦，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他下海了。我握住他的手，祝他开门大吉。

8 个月后，A 君衣锦还乡。他邀我到咖啡屋，要和我聊聊。我问他是否重归旧道。

“书就不再读了，况且我现在刚尝上生意的甜头。”他笑笑地摇了摇头。

“你这不是半途而废？”

A 君又笑了笑：“这无所谓，因为两种不同性质的劳动与价值之比，等额相差实在是太远了。人往高处走。”他继而告诉我，5 年前写成的专著自费出版了。

5 个月后，一本烫金精装豪华本飞到我的面前。A 君在扉页上写到：致富不忘出书。我捧着书不禁哑然，这倒底是哪方的悲哀呢？

N 君，我近年来的会友，此次不期在张家界相遇。他是江南一高等学府的青年优秀教师，一副镀金眼镜夹在鼻梁上，显出十足的朝气和过早成熟的学者风度。

会议之余，我们游览风景。没想到，相别一年多的 N 君竟差点使我不能相识。

“你怎么样？”N 君打开话匣。

“还是老样子，吃粉笔灰。”

“嗯，我们这号人的命运就像一支粉笔一样，越写越短，最后化作一蓬尘埃，无声无息。”

N 君顿了顿：“我们或许是被虚幻的光环圈得过久，对既定和一些规范从未作过反方向的思考。从事某项事业越久，思维定势就越强，惰性也就越大。我担心，我们这帮远离社会现实的青年学子，真要被纸上的东西泡成木乃伊了。我真不明白，为什么偏偏要我们这些吃草的人挤出奶来？那些喝奶的人又去干什么？为什么要一味鼓吹蜡烛精神，毁我自己，照亮别人？照亮别人？谁来照亮我？”

我刹那间被他的话语震惊了：“这么说你要改弦易辙了？”

“这是对现实刺激的必然选择。”N 君面无表情地答道：“老实说，以往我对这种刺激曾作过无数次的抵御和挣扎，结果还是被无情地打倒在地。”

对 N 君的“猛回头”，我真有点愕然，也有几分钦佩。像 N 君如此有学术前途或政治前途的青年知识分子，也要铁心加入下海行列，这算是变异？蜕变？升华？重塑？还是别的什么？

穷，已成了对当代青年知识分子的一顿迎头棒喝，一把悬在他们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天上不会掉下馅饼，要想富得靠自己走路。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在困顿不安的心情下，一反过去温文尔雅的装饰，各显神通，甩开膀子地加入了赚钱潮。

W 君，一位钻研元明清文学的硕士，此刻正有气无力地站在讲台上，台下一百多名学生听得昏昏然。为了筹办摩托车修理部，W 君已一个月没有睡好觉了，整日忙着奔跑店面、零件、关系、执照等鸡零狗碎之事，大有“为伊消得人憔悴”的豪情。

H 君，一位专教低年级基础写作课的高校青年教师，忽地屈居下嫁到两所中学兼高三补习班的语文课，每天 4 节，每节 10 元，再加上他原来的课程，直讲得他舌根发麻，而 H 君却对此津津乐道。当他悠然地吸着“红塔山”的时候，我想他压根也就没有想到过什么叫误人子弟。

夏日炎炎，直烤得大地冒烟。三五个青年学子正襟危坐在一棵

树的树荫底下。一张破烂不堪的书桌面前悬挂着血红的暑期文化补习班和家教联系站的字样。他们脸上终日挂着善意的微笑,向每一个行人报以深沉的注目礼,那种渴求和礼仪的目光直令每一位从前经过的人都要佯装询问一翻。我不知道他们的暑期文化补习班办得怎么样,但我知道,他们每个人至少兼了4个家庭的教师,每个家庭分别去一至二晚,可得家教费60至100元不等。一个月下来,可得一笔丰厚的家教酬金。这对寒酸学子们来说,的确充满着诱惑。

M君毕业于名牌体院武术专业。他选择了当代经商潮中特有的职业——保镖。去年夏天,他随一位服装个体户去一趟深圳、海口,一个星期下来,净赚一千元。随后他看到保镖市场特别火红,果断地抛弃了N学府体育教师的职位,大大方方,彻头彻尾地下海了。

X君则充分利用自身的有利条件,把钱赚得体面文雅。X君是教英语本科函授班的教师,并兼班主任。他看准一个编写中学英语复习资料的课题,组织本班学员20人为编写组,自任主编。每位参加编写者负责包销一千本,多多益善,多劳多得。“资料集”在一周内就编完,然后私下买个书号,顺顺当当地把书出了。X君只此一锤子就吃了个大胖。至于“资料集”是否有用,是否会影响中学生的正常学习,则不是X君他们所要考虑的了……”。

苍茫人海,到处显露着知识分子渴求致富的身影:悠悠寰宇,充溢着青年知识分子下海经商的喜悦、苦闷、欢歌与叹息。

C君毕业于某大学计算机专业,供职于一家电子计算机研究所,专业对口,领导器重,一派好兆头。1988年,他毅然辞去公职,拉起办公自动化设备公司旗号,身兼经理、业务主办和推销员于一身。一年后,C君神采飞扬地跨上了SUZUKI,引擎的轰鸣碾碎了昔日同行们的疑虑,攻击和鄙视的神态。这时,C君又扩大再生产,瞄准软件市场,开发了一个又一个实用软件。如今,C君已是远近

闻名的“软硬兼施”的行家里手了。但他仍不满足，拿他自己的话说，我现在赚钱纯粹是出于一种个人嗜好。

与C君相比，L君可谓是寒酸和落魄的了。在迫不及待而又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他操起了季节性的贩卖营生的推销的行当。一个黑灯瞎火的夏日，L君在校园里秉烛卖西瓜。他的装束和面容完全没有古典文学硕士的那种气质。在L君的双人房间里，地上躺着一堆花里胡哨的化妆品、洗发膏之类的样品。L君每天在恰当的时候，用蛇皮袋兜着样品，招摇过市，叩开一个个商店大门。而往日与他终日厮守的线装书，此刻宣告进入漫长的冬眠期。当L君远在N市的导师得知这些情况时，直气得鼻头发白，先是痛感L君的堕落，继而大叹世风不古，斯文扫地。

我和Z君都是从大西北高等学府授业出来的，在“胜利大逃亡”来到南方都市学府后，一同受到金钱的残酷压迫。Z君先是充当图书出版的掮客，通过各种关系，寻来辞书、词典、复习资料等撰写任务，再通过不同的渠道分给别人写，自己却稳坐抽成，几年下来美美地赚了一笔。后来有一天顿觉良心发现，认为赚知识分子的血汗钱实在于心不忍。在百无聊赖的情况下，加入了炒股大军，然而出师不利，被腰斩了一刀。当我同Z君几位同伴在烟雾缭绕的小木屋不期而遇时，Z君正萎靡不振地自斟自饮，在略带几分凄厉的“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的背景音乐下，我感受到Z君那孤寂、困兽般的心境。Z君的同伴告诉我，他们一有空就喝酒，多半喝“菩萨酒”（指没有下酒菜），然后商量如何才能使自己长眠不醒。我听后不禁寒颤，希望这仅仅是小憩，而不是Z君他们的最后终结。

当代青年知识分子的心头，的确被金钱这个历史大巨轮碾得支离破碎。破碎的心已难以承载和赓续知识分子一如既往的自甘清贫的品格。这种历史的大倾斜会导致青年知识分子滑向何处，至今仍是一个斯芬克斯之谜。

知识分子复杂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决定了当代青年知识分子对当代商品经济浪潮的不同反应。的确,倾斜的知识界已如潮似涌地走向经商潮,但也应该承认,这不是当代青年知识分子的整体投影。

时下,如果有哪个青年知识分子安然地坐在书桌前,不为外界所动的话,一定会被人讥讽为孤芳自赏,甚至被揶揄为古老得像兵马俑。有位学子说,在当今的年代,如果哪个能正襟危坐在摇晃的书桌前,需要当年马克思痛苦地撰写《资本论》的勇气。

D君,一位整理国故的青年学子,就是这样一号人。他被人戏称为唯一没有遭受商品经济潮袭击,对金钱有免疫力的人。

在D君卧室兼书室一体的房间里,D君告诉我,说不受外界的骚扰是不实际的,我之所以一如既往,对当代青年知识分子的时髦潮流无动于衷,仅仅因为我实在舍不得这片热土。我几十年的读书、治学和教书生涯早已铸就了我的人生信条。倘若我撒手转向,我的精神世界肯定受不了,我会认为自己对人生的态度是轻率的,极不负责任的。人的精神世界一旦崩溃瓦解,那他就会觉得多生活一刻都是多余的。

D君说,我执着地追求自我的选择,并不是说把我自己捂得严严实实,捆绑得像团粽子。我知道,追求封闭式的内心宁静无异于自我欺骗。我也得不断地调节自我认识结构,只不过是格外小心罢了。人生的道路有千万条,每条道路都可以结出丰硕的果实,只要对得起社会和道德良知就可以义无反顾地走下去。当代青年知识分子蜂涌而入经商潮,这没有什么不好,这是一种人生选择。当然,如果脑袋和口袋能同时富起来,实在是人生之美。但现实中却存在着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两难境遇。这就面临着选择。从严格意义上来说,选择意味着对社会和人生的负责。

再说,选择某条道路,没有既定统一的模式。外界环境的刺激固然有导向作用,可以作为重要的参照系方面,但更重要的是要审

度自身的条件。西谚说，人家看作是喜欢之至的，对你来说可能是致命的毒药。我对当代青年知识分子那种从众和“跟着感觉走”的心态是很不以为然的。人应该是也必须是理性的动物。我对经商一窍不通，又何苦去凑这份热闹。我坚信自己的选择，所以便没有他人常说的那份忐忑不安和忧愁烦恼。有人常问起我为什么不下海或南下，也是基于同样的道理。我相信，只要有阳光和空气，哪儿都能实现自我完善。

D君有这样一个系统而坚实的人生信念，难怪能如此处世不惊。

D君的心态无疑是部分青年知识分子的心态写照。他们的继续安贫乐道，既是执意追求自身选择的价值，也是对“外面的世界很精彩”的一种“我心里很无奈”的回答。我有几分悲凉地直觉到D君有些悲壮的“殉道”味道，况且持有这种精神执照的人越来越少。书生气毕竟难以挡住为金钱所驱动的社会巨轮。多数的书生被这巨轮碾得哇哇直哭，不得不把最后一点书生气收藏起来，被迫演出“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下海壮歌。

与D君相似的是，W君也有支配自身并合理解释这个世界的处世观念。

当经济潮无情地袭向知识分子群时，当代的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在沉浸往事：1913年鲁迅先生的月薪200元，可购猪肉2244斤，鲁迅当时在教育部当官，而教授的待遇比这还高。三十年代，一个小学教员月薪45元，警察8元，政府的科长也比不上小学教师……。至于现实，他们也有抱怨：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掌剃头刀的……。

W君对当代某些知识分子的抱怨和回忆很不以为然，认为知识分子遇事喜欢钻牛角尖，对某些问题的看法难免失之偏颇。

作为当代的一名青年知识分子，W君直言不讳，我打心眼里

不同意时下的抱怨。这种抱怨不仅透溢出根深蒂固的行业歧视，而且也多少暴露了知识分子在经济理论知识方面的缺陷。我的一位同学在大学里教课兼辅导员，样样出色，就是老抱怨那些干发廊的、干饮食的素质低劣，却拿很多钱。我真不明白这位老兄是怎样理解素质概念的。老实说，你去干就是不行。行业的待遇差异永远是事实。决定工资收入高低的因素有许多，并非是受教育程度及脑力劳动或体力劳动等不同类型的分子就决定得了的。况且工资理论从未规定过：受教育程度高的就绝对应该比受教育程度低的收入多；脑力劳动者就绝对应该比体力劳动者收入高。再说，“白领”阶层在社会上维护了无论是真实的，抑或是假想的尊严后，作为代价，便是领取低工资，这并没有什么不公平。

面对目前的所谓的脑体倒挂现象，我并不抱怨自己的“不幸”，因为我深知有得就有失。细细想来，每天8小时的工作时，除去喝茶、看报、聊天，真正干事儿大概不超过4小时。公房住着，公费医疗享着，不用操心赔赚，也不用算计哪儿进货便宜，哪儿脱手合算；生活安定规律，悠闲自得。所以我不抱怨，甚至还要奉劝所有“老九”们停止抱怨。只要你我一辈子都不敢丢弃公职，不敢不当国家干部，不敢接受激烈得犹如战场一般的商场上的挑战；只要你我继续在上班时间喝茶、看报，就没有什么好抱怨的，事实上，人们所抱怨的事实原来已被经济规律和社会规律赋予了存在的合理性。

W君反求诸己，在某种程序上道出了知识分子中的一些惰性和顽态。像W君如此不抱怨的青年知识分子，并非是玩潇洒，装清高，他们追求的是生活本身的乐趣，在这种追求的后面蕴含着他们的生活观和幸福观；在图解社会现实的过程中，他们把自己当作非常平凡的存在。

如果说W君的一番我不抱怨的独白，是作为一名青年知识分子对自我群体的警告，那么Z君的我不同情则流露出对青年知识分子“哀其不幸”的情调，而且这种不幸是双料的。